



让更多人看见云冈之美

刘建勇



云冈石窟数字互动体验项目界面

“五一”假期，山西云冈石窟景区首次延长开放至晚上10点，以“石窟奇妙夜”点亮大众文化生活。景区5天参观人数达22.11万人次，同比增长8.96%。与此同时，在山东潍坊市博物馆，“石韵梵音——云冈石窟艺术特展”借助3D打印等现代技术，让千年石窟艺术以新形式走向大众。云冈之美，正在被更多人看见。

作为北朝艺术的发端，云冈石窟开启了中国古代艺术史上的一段黄金时代。如何留住这段光辉岁月？怎样让更多人了解云冈石窟的艺术价值与文化内涵？云冈研究院以守护文明根脉

为基、创新传播路径为翼，书写石窟艺术新篇。

走进被誉为“第一伟窟”的第6窟，人们往往会惊叹于其富丽堂皇的雕饰。但很少有游客发现，洞窟内的许多细节，已经过精心修复。实际上，这座洞窟刚经历了300多个日夜的封闭修缮，恢复开放仅不到半年。透过重修后的第6窟，可以看到云冈研究院守护文明根脉，从局部修复迈向整体保护的努力。

面对有着1500多年历史的云冈石窟，云冈研究院将“保护第一”的理念贯穿始终，积极构建“监测—修复

—预防”三位一体保护体系。在洞窟里，一名修复师的时间刻度往往以年为单位。人们很难想象，一幅壁画可能曾是几千块无法辨认的碎片，经过去除、清洗、病害治理、颜色层渗透加固等数道程序，才逐渐接近历史原貌。不止于一幅壁画、一件泥塑，云冈研究院致力于推动单体文物保护向着“山体—洞窟—彩塑”系统性保护升级。正是这样经年累月、系统全面的文物保护工作，才使云冈美学得以焕发生彩。

云冈石窟是北魏王朝的杰作，也是不同文化和宗教信仰之间交融碰撞的结果。云冈石窟艺术所展现的气质和张力，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都能产生联想与共鸣。开展数字化采集项目，让云冈之美走上“云端”，走向世界，是近年来云冈研究院的重要工作之一。目前，云冈石窟80%的洞窟已实现全数据化保全。其中，第13窟数字化重建与三维信息系统构建项目，突破了国内大型单体高浮雕石窟的整体洞窟高精度三维建模技术难题。高达13.5米的主造像以及近3000尊各类造像，最终化为精度1毫米、数据量达500GB的高

精度整窟三维模型，在数字时空中实现“青春永驻”。

数智技术还为石窟美术考古研究提供全新方法论与工具。云冈石窟第20窟西立佛在北魏时发生了坍塌，原貌不得而知。如今，基于人工智能的造像聚类研究，让北魏石雕艺术与当代数据矩阵产生跨时空共振，133件排列无序、朝向各异的造像残块在虚拟空间实现重组，为开展石窟虚拟修复和流失海外石窟数字化复原积累有益经验。

展览是石窟艺术传播的优质载体，三维激光扫描、3D打印等技术的融入，为丰富展览艺术叙事带来更多可能。按原比例复制的第12窟“音乐窟”，以方便拆装的积木式拼接，成为全球首例可移动3D打印复制洞窟，在各地巡展中广受好评。“芥子纳须弥：云冈石窟艺术特展”上，第38窟复制洞窟与沉浸式多媒体相结合，让观众身临其境，实现云冈美学的创新传播。

数智时代，云冈石窟的保护和研究，机遇与挑战并存，不仅要留住形，更要守住魂，以文化之美、艺术之美、科技之美，照亮文明共生之路。

转自《人民日报》

你是我眼——又一枚云冈佛眼回家

赵昆雨



山西省灵岩云冈石窟保护基金会理事长赵昆雨与捐赠者田亦军先生鉴赏捐赠眼球

1985年7月19日，云冈研究院（时称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收到美国纳尔逊博物馆馆长史克门先生捐赠的一枚云冈佛眼，成为云冈百件流失海外造像中，第一件回归的文物。这枚眼珠，当时在宿白先生等老一代文物考古学家的牵线搭桥下完成了归程，至今仍传为佳话。

史克门先生早年捐赠的陶眼事竟如此有奇巧，时隔40载的2025年，又一枚云冈佛眼被捐赠回家！不过，与上一枚漂洋过海、辗转而归的佛眼不同，这枚佛眼，原本就没有走远。2025年3月，北方的早春如常裹着风，卷着土，只是不及往年凛冽清寒。这天，我忽接到云冈研究院副院长何建国的电话，说有一位前辈欲捐赠一件疑似云冈佛眼，需前往对接。大约还是2006年大同古城改造以前的事情。那时，位于大同市新建路西侧的大同体育场外围路边，一度时期云集众多售卖古玩及字画的地摊儿。田亦军先生由省城赴大同出差，返程时路经这里，他的目光被一件稀奇古怪的物件所吸引——该物呈蘑菇形，半圆球状的一面还挂着黑釉。问卖家此为何物，卖家摇头直言不明。田先生下

意识地觉着它很特别，心想着自己收集过许多古瓷器，但从未见过此类器型，值得探讨研究，话说回来，即便摆在花盆里做个造型摆设也很好，就买了回去。事实上，此物带回后，因没有找到可供比对的研究的参照物，故一直放置未动。时光如流，一晃近20年过去了。某日，田先生偶读一篇介绍云冈佛眼的文章，文章有配图，他发现文中所涉现藏于日本京都人文研究所的云冈第8窟佛眼，与自己早年在大同购藏的物件极相似，内心一阵欣喜和激动，随后很快通过省文物有关部门的人员与云冈研究院副院长闫丁取得联系，并表示若此物经研究鉴定确系云冈佛眼，他愿将其无偿捐赠“回家”，这就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3月27日，我受副院长闫丁委托赴太原拜会田先生。田先生爽直明快，声若洪钟，他首先讲述了此物的来历，当得知云冈研究院新创立“山西省灵岩云冈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后，兴趣盎然地表示愿将此佛眼捐于基金会，以期通过这一善举引起全社会对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保护、研究、弘扬事业的关心。田先生说：“我们能够把它收藏，最后给它寻找一个最合适的归宿，不管收藏者也好还是普通公民也好，都是应该做的事情。”言谈间了解到，此前田先生和夫人王珏女士早在2015年已将自己收藏的山西晋北地区古代寺观壁画捐赠予山西博物院，此举填补了山西博物院地上建筑壁画艺术藏品的空白。

的确，一件流失文物的归宿将决定其命运的存亡。以此眼珠为例，原藏主，卖家均不识其身份，该器物从外观造型上也很特别，特别是没有任何实用价值，随时会面临被遗弃的命运。

所以，包括云冈在内的每一件流失造像，其一旦脱离岩壁母体，接下来的命运就跌宕坎坷，生死难卜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枚眼珠无疑是不幸中的万幸，遇到田亦军先生，它才走上“回家”之路，重获新生。佛眼被护送“回家”后，云冈研究院书记刘建勇予以高度重视，迅速组织省内著名陶瓷研究专家进行评审。该器物重0.514kg，高7cm，粗沙胎质，色沉、暗红。器型一大一小头，大头呈半珠状，直径10cm。仅大头面施黑釉，杂绛釉色；小头平底，直径

4.5cm。目前，云冈石窟博物馆共藏6枚佛眼，最大的一枚来自史克门先生捐赠，其余5件器小形异，1件是在1992~1993年云冈窟前考古发掘中出土于无名窟前，其余4件均由社会征集。专家们参照这些实物，另结合流失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第8窟两枚佛眼图像资料进行比对研究，认为田先生捐赠的藏品属云冈佛眼，时代大致为辽金时期。

当然，鉴定过程中也提出一些假设与质疑，最后都被排除。

一是关于用途，鉴于该器物极好的握持感，有人提出研磨器说。可是，研磨器要想达到研磨效果，一般都制成两个粗齿面，最普通的例如旧时生活用的碾盘便如此。况且，此眼珠表面并未遗留明显的“研磨”痕迹，短矮的颈部也不适合发力。另有假设其为制陶用的陶坯，但陶坯的使用年代以及此藏品的自身重量，并不支持这种说法，何况，假若果真为陶坯之用，也大可不必上一道黑釉。

另一是时代问题。此前的几件佛眼，胎质皆泛黄白色，而此佛眼色泽明显偏深，是时代不同吗？其实，这是由于烧制时温度较高所致，其结果不但在黑釉中形成许多绛色，未上釉部分的外表甚至还可以看到高温作用下泥胎中的铁质斑迹。

北魏云冈石窟始建之初，并没有额外为佛或菩萨附加眼珠，一统为石雕，装置眼珠工程，一般认为是在辽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辽代在云冈曾进行过浩大的修建工程，如金皇统七年（1147）曹衍撰《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记载，重熙十八年（1049）“母后再修”石窟寺，清宁六年（1060）刘转运监修石窟。云冈第13窟南壁下层西侧佛座上的辽代“张间口妻等修像”题记也清楚记载，道宗大康四年（1078），一支不足十人的修像小团队，有汉人，有契丹人，以女性居多，他们从当年十二月冬季至次年六月盛夏，用时七个月，修补云冈大小造像1876尊。2011年，武州山窟顶东部发现辽金时期的铸造场地和30多个熔铁炉，是当时修建云冈窟前十大寺院等工程留下的铸造工具与建筑附件的遗址。不仅在云冈，辽重熙七年（1038）还修建了大同华严寺，清宁二年（1056）修建了应县木塔。

不容忽视的是，由契丹、女真族建立的辽、金两朝少数民族政权，都笃信佛教。金代王朝持达120年，其中有20多年的时间在云冈以及西京都城内修建寺院和庙宇。1124年，金军将领宗翰到访云冈石窟后欢喜赞叹，立规定矩，对石窟进行守护。天会九年（1131），武州川水泛滥侵噬石窟寺，元帅府派烟火司三千工程兵向南改拨河道，形成了近代长约1000米的武州川河道。金皇统初年（1143~1146），石窟寺住持王惠主持重修灵岩大阁九楹，门楼四所，香厨，客堂数十间，云冈寺院格局轮廓一新。灵岩大阁位于今第3窟窟前，是一座十一开间的木构建筑。惠大师所建九间大阁是在窟内的二层平台上，现存的10个长方形柱坑与窟前的柱基完全能够对应。除此，天会六年（1128）、天眷三年（1140）官方及僧俗还分别在都城内重修善化寺与上华严寺大雄宝殿。金代没有直接记录辽代在云冈为佛像装置眼珠，尚无可考，但也不排除，一切皆有可能。

恐怕这也是专家学者们将此佛眼的时代定义为辽金的原因吧。宋金时期有为佛像安装眼珠的传统，宋金介休窑即发现半珠形状的眼珠，釉呈茶叶末色，直径2~2.5厘米，造像略小。

云冈石窟有很多佛像眼珠早年已失，有的系自然失落，有的属人为盗挖，留下的空洞穴有漏斗形，更多的是与此佛眼形制相契合的蘑菇状。随着数字技术的应用发展，我们相信今后通过多手段的比对研究，一定能成功实现对这枚佛眼的复位，以此向田亦军先生的捐赠表达致敬！并希望通过这枚佛眼回家的举动，引领和呼唤广大收藏爱好者与公民共同为守护我国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遗产作出贡献！



宋金介休窑发现半珠形状的眼珠

文物出版社有限公司与云冈研究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本报讯（记者赵喜洋）5月13日上午，文物出版社有限公司与云冈研究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云冈研究院举行。

文物出版社社长、编审张自成与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分别代表双方签署协议。文物出版社外刊部副主任孙漪娜、编辑王霄凡，云冈研究院党委书记刘建勇以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并见证。签约仪式由云冈研究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何建国主持。

杭侃在致辞中表示，文物出版社作为我国出版文物考古类图书的专业出版社，在文物考古报告出版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此次合作，正是希望借助文物出版社的专业优势，编撰一部全面、精准的云冈石窟考古报告，将云冈石窟的考古研究成果以最专业、最权威的形式呈现给大众，确保每一个细节都经得起学术的推敲，并计划出版中、英、日三

种文字版本，向全世界展示云冈石窟的文化魅力。

张自成回顾了双方的合作渊源，指出早在雁北文物勘察团时期，文物出版社与云冈研究院就有过密切合作。文物出版社将全力支持云冈研究院的考古报告编写工作，确保这部凝聚心血的考古报告能够早日问世。

刘建勇对文物出版社的综合实力和专业水平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表示，此次合作将整合双方的优势，发挥专业特长，通过出版更多高质量图书，共同推动云冈石窟研究成果的转化与传播，助力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

此次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标志着文物出版社与云冈研究院的合作进入新阶段。双方将携手努力，为云冈石窟的研究、保护和国际化传播作出更大贡献。

石窟寺保护与传承的“云冈范本”

——2025石窟寺保护与传承学术研讨会小记

本报记者 冯桢 赵永宏



2025石窟寺保护与传承学术研讨会现场

5月11日，2025石窟寺保护与传

承学术研讨会在我市隆重开幕。此次会议由云冈研究院主办，云冈学研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石窟寺保护与传承山西省重点实验室、石质文物保护与研究山西省文物局科研基地承办，山西省灵岩云冈石窟保护基金会协办。本次研讨会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石窟寺和文物保护与传承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围绕石窟寺保护、研究、利用以及“云冈学”建设等方面展开深入探讨。参加本次会议的嘉宾还有来自国内文博界、科研院校、出版机构和相关企业的领导和专家，以及来自日本、意大利、美国的专家学者。

此次研讨会旨在搭建一个交流思想、分享经验的平台，促进石窟寺保护与传承领域的学术交流与技术创新，推动石窟寺保护与传承工作高质量发展。是日的研讨会分主题研讨和专题研讨两个大类别。主题研讨会第一阶段由云冈研究院党委书记刘建勇主持，院长杭侃回顾了五年以来“云冈学”建设在研究机构的设置、多学科融合、数字化研究以及活化传承与利用等多个领域上的重要成果。在介绍“云冈学”建设成果时，杭侃说，目前已完成云冈石窟东部窟区与西部窟区的洞窟保养维护，并陆续实施云冈石窟罗汉堂周边及龙王庙沟洞窟危岩体加固、罗汉堂彩塑壁画保护、云冈石窟第1至3窟危岩体加固及防排水等保护项目。

“目前云冈研究院已完成三分之二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其中第13窟数字化重建与三维信息系统结构项目，突破了中国大型单体高浮雕石窟寺的整体洞窟高精度三维建模技术难题。”杭侃介绍说。

会上，重庆大学仇文岗教授宣读了中国工程院院士、重庆大学教授刘汉龙贺信。在贺信中，刘汉龙表示期待与各位专家同行进一步推动岩土力学、材料科学、数字技术等跨学科融合，探索更高效、更可持续的石窟寺保护路径。

云冈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教授王邦维作了《从云冈石窟看历史上文化交流的模式及其意义》的发言。文物保护专家、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黄克忠在视频讲话中指出危害云冈石窟的因素以及具体案例，他对云冈石窟以及“云冈学”的建设与发展给予期待，并对未来云冈石窟的保护和展示提出了自己

的见解。

主题研讨会第二阶段为主旨报告发言，由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主持。来自意大利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魏正中以《国际化中国佛教石窟寺研究》为题，建言中国应在石窟寺领域进行长期国际合作。建议为此建立新机制，对核心考古材料进行专业译介，并启动中国佛教石窟寺英文数字平台建设，促进国际学术交流。

首都师范大学大学燕京文讲席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名誉会长郝春文，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院长黄继忠分别以《新时期敦煌学研究的视野和方法》《云冈石窟的保护历程》为题作了精彩的主旨报告。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王云通过多年带领学生到云冈石窟开展教学与创作分享了她的心得体会。

五年来，“云冈学与文物保护研究”“云冈学学院与云冈文化生态研究”“云冈学研究暨北京大学——山西大学云冈学研究中心”相继成立，逐步构建起“大云冈学”研究框架和学科体系。

此外，“云冈云”数字资源管理平台及“云出云冈——云冈学文献知识库”的建设，实现云冈学研究资料共享。“云冈纹饰学术研讨会”“北魏平城与民族融合”等一系列学术研讨会，让“云冈学”研究向纵深发展。

来自中国、日本、意大利、美国、巴基斯坦的专家学者，围绕文化遗产保护建言献策，并公布“云冈学”在世界文化领域的研究与建设成果。

专题研讨会上，日本九州国立博物馆、巴基斯坦哈拉拉大学、敦煌研究院、龙门石窟研究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海内外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还围绕“石窟寺病害机理研究”“石窟寺预防性保护理念与技术”“石窟寺保护技术与应用”“石窟寺考古与研究”“丝绸之路与石窟寺历史文化的交融互鉴”“文化遗产传承与利用”等议题展开研讨，分享国内外石窟寺保护与传承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

2025石窟寺保护与传承学术研讨会的成功举办，不仅是一场交流遗产保护经验、阐释民族交融历史、大力推动“云冈学”建设的学术盛会，更是一次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云冈石窟重要指示精神的生动实践，对于推动我国石窟寺保护与传承工作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丢失“眼珠”的云冈造像



宋金介休窑发现半珠形状的眼珠